

# 官员体验式就诊,能否治好看病难

“挂号等了25分钟,候诊等了128分钟,就诊时间却不足5分钟。”日前,海南省卫生厅开展“就诊体验、把脉诊断”活动,各处室负责人体验门诊、就诊环节,对全过程进行观察记录。不少干部体验后表示体会到了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最近似乎流行官员暗访体验,不少地方都相继组织卫生部门的官员体验看病难。前不久,广东省卫生厅要求厅机关各处级以上领导以患者或患者家属身份到广州地区不同级别、不同类型医院“看一次病”;几天前,北京市医管局局长封国生也“暗访”同仁医院。相关官员能主动放下身段,亲身体验老百姓的看病难,不管其初衷如

何,这种“下基层了解民情”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

官员的体验式看病结果在他们“意料之外”,然而老百姓却再熟悉不过:其一,从排队挂号到候诊,大多需要长时间的等待,然而看病时间一般只有几分钟,北京市医管局局长在排了一小时后甚至连号都没挂上;其二,干部体验后纷纷“吐槽”,老百姓看病确实太难了,还有干部感叹,只有“看过”才知道“看病之难”竟然超出想象。这样的结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息?不难猜测,那些官员平时自己看病是“体验”不到看病难的,原因不言而喻。

“体验方知百姓苦”。问题是,这种体验能否摸清老百姓看病难的

“脉搏”,并进而采取对策予以解决?不久前,苏州市交通局局长邵建林应市民之邀,亲身体验了一把“蒸笼车”。体验之后,局长“满脸流汗”,并承诺将尽快换掉非空调车。局长的这一承诺一下子就将苏州更换“蒸笼车”的原计划整整提前了一年。同样是官员体验,老百姓的看病难能像解决“蒸笼车”一样立竿见影吗?

实事求是地说,解决看病难比更换非空调公交车要复杂得多,不是局长一句话就能解决。但有一点是相通的,更换非空调车和解决看病难都需要增加财政投入,即便解决看病难需要增加的投入远远高于更换非空调车,然而局长、厅长、处长体验后有没有以自己的亲身体

现身说法,积极向当地政府申请增加医疗投入,以缓解百姓的看病难?

而且体验后有不少官员都感叹,“如果不是官员,看病也会难”。看病难偏偏发生在老百姓身上,这是否表明特权占用了相当的医疗资源,从而也挤压了老百姓看病的空间,加剧了看病难?在新华社记者调研“不落腰包的腐败”现象时,就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山西省直厅局一位退休的厅级干部,每天都到医院开药,过了马路就卖给药店,并根据药店的需要到医院开不同的药,随行就市,借机牟利,退休十几年天天如此。面对这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官员体验后有没有拿出相应的治理措施?至少对

卫生系统内部的看病特权也该有所清理,而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

官员在体验中发现的医院管理问题很好解决,比如说海南省卫生厅厅长表示下半年将建设全省统一的预约平台,进一步缓解排队挂号。但要真的替百姓着想,缓解看病难,还需要这些医疗主管部门把体验中发现的问题化为推进医改的动力,多想想如何推进医药分家,如何让社区医院和三甲医院的资源差距不会太大,如何让医保政策更合理。体验中发现的问题都是老问题,如果只是体验却没有行动,就难免作秀的嫌疑,失去意义。

(据《广州日报》)

## 无敌违法王

新闻:近日,湖南省交警部门曝光了一批在高速公路上违法未处理次数达50次的车辆。其中,宁乡县城管局所属牌号为湘A9A475的公交车,因累计违法288次成为“违法王”。(8月25日《新京报》)

在路上违法上百次,接到交警部门通知后,仍拒不处理违法行为。这辆“霸气外露”的公车为何敢于挑战执法部门权威,甚至违法犯法?

交警部门自嘲地将其归咎于特权意识作祟。但权力不是城管天生的,而是人民赋予的。再说城管又有多大的特权呢?这“特权”难道比人大、法院、政府的权力还大?一支连编制合法性都尚存疑问的队伍,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特权意识?

特权意识也好,无知者无畏也罢,这年头低调一点总不是什么坏事。当年风光无限的O号牌照现在都知道收敛锋芒,城管局的公车又何必勇当出头鸟呢?

文/肖纯 图/iclong



### @ 微评 @

@人民日报:传播学者克罗斯曾提出谣言公式:谣言=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谣言的能量有多大,既取决于真实信息的透明度,也取决于受众判断水平。在网民接近6亿的信息化社会,我们需要激发从法治到道德、从理性到情感的一切正能量,这才是最有效的谣言粉碎机。

@央视评论员:我们要用法律和公序良俗来勾勒网络的边界。政府部门要依法全面、及时地公开信息,压制谣言滋长的空间;每一位网民——无论你是大V、小V还是没有V,都要习惯于用常识和理性来辨别和拒绝谣言。

## 谁成全了“最牛大妈”的车牌生意

北京实行汽车限购、摇号等政策后,车牌成为稀缺资源,但是一个名叫王秀霞的大妈却被爆名下拥有上千北京车牌,目前这位大妈已经申请将所有车牌注销。(8月25日《羊城晚报》)

当车牌成为稀缺资源,一般人可能得等上几年才能交好运摇到号,“最牛大妈”名下竟然拥有上千车牌,如此强烈的反差,不得不让人想到传说中的黑幕。甚至有人说,王秀霞只是黄牛党的一个代号而已,真人是否存在已经无关紧要。“最牛大妈”上演的车牌“神迹”,显然也不会是一人之“传奇”。那么,她究

竟从哪里搞到这么多的车牌?

据北京市车管总所透露,他们最近处理的三名“背户”人中,王秀霞名下车牌最多,其次是陈某名下有五六百个车牌,还有一人名下也登记有好几百个车牌。显然,倒腾车牌的生意不是“最牛大妈”一个人的故事。有关部门必须进行详查,借此告诉公众,“最牛大妈”们如何搞到这么多的车牌——只是个人钻空子,还是涉嫌寻租腐败,不能不明不白。

按一个车牌“租金”一万元计算,“最牛大妈”的上千车牌就是上千万元,如此空手套白狼的暴利,不应该只是“主动申请将名下全部

号牌注销”那么简单。“最牛大妈”们“主动申请”将车牌注销了,那些交了“终生租金”的车主们怎么办?不退钱算不当得利还是经济诈骗?更何况,暴利全都在“最牛大妈”们腰包吗?如果有人参与分赃,是否应该追究责任?

其实,“最牛大妈”名下拥有上千车牌,既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也是“薅一只羊的羊毛”;只要往数据库里一查,问题是明摆着的——又不开出租车公司,私人谁会买上千辆车?换言之,“最牛大妈”们的车牌生意,早就应该被发现被查处。为什么没有?是无心疏忽,还是有心纵容? (舒圣祥)

## 别过度阐释“在家上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日前发布的《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显示,在中国大陆约有1.8万学生“叛逆”学校,选择在家上学,这些孩子主要处于小学阶段,其中的大多数家庭不认同学校教育理念。

1.8万名中小学生在“叛逆”学校,让很多人再次找到了批评学校教育的机会、理由和依据,各种解读、阐释、批判,均对准了现行教育体制和理念。对此,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1.8万名学生看上去很多,其实占比非常小。目前我国在校中小學生人数约为2亿人,1.8万名学生所占比例只有0.009%,即每1万个中小學生中,只有0.9个学生在家上学。这个概率既称不上一种普遍现象,更称不上一种潮流。

美国有多少中小學生在家上学呢?数字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在家上学的学生人数从2007年的150万上升到2011年的200万以上,约占中小學生总数的3%。如此多的学生“叛逆”学校,是否证明美国的学校教育很糟糕?显然不是,实际上,美国的学校教育一直为国人所推崇。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理念多元化——对于怎样教育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对孩子成长最有利,每个人有着不同的想法和主张。就像“狼爸”、“虎妈”教育让很多人顶礼膜拜,也让很多人痛恨一样。事实上,哪怕学校教育搞得再好,也只能遵循一种教育方式和理念,因此难免有人不认同这种方式和理念,觉得学校教育教育是“误人子弟”。

也就是说,在这个价值多元、选择多元的时代,学校教育注定众口难调。在家上学因而不足为奇。(晏扬)

## 长“痘”被拒

第三条规定,结论为不合格”。

这个被拒录的考生脸上长的是俗称“青春痘”的痤疮,严格来说并不在《标准》中的白癜风、银屑病、血管瘤、斑痣等难以治愈的皮肤病之列。如果有关部门非要把“青春痘”归为后面的“等”的范畴之内,无疑就有人为扩大标准,提高标准之嫌了。更何况,被称为“青春痘”的痤疮是一种和年龄密切相关的疾病,即便经过治疗,过了某个年龄段,它也会自然消失,当地岂能一“痘”定终身?

其实在这名考生的体检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在8月5日的体检中,一位皮肤科医生在检查之后曾表示,“这次让你通过,回去好好治一下。”这一方面说明医生是认可这名考生体检

过关的;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痤疮是可以治疗的。可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一名非医务工作者的体检带队领导,先是劝说这名考生主动放弃招录,后来又在支开这名考生的情况下,自己和医生商量了一番,结果刚刚还表示“让你通过”的医生,态度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给出了体检不合格的结论。

为什么经过这名带队领导的一“商量”,考生就从合格变成了不合格?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其中存在人为干预体检结果的嫌疑。而按照有关规定,公务员招录体检是必须严格遵守公开、回避、保密、监督等制度,保证医生严格按照规定和标准作出独立判断的。文/苑广阔 图/刘道伟



“人民警察要形象,长得丑不能当警察”,湖南省湘西自治州一名公务员考生笔试成绩第一名,在体检项目时,因脸上长痘被认定为“不合格”,体检未能通

过。考生的质疑经微博传播后引起轩然大波。对此,当地回应称考生“面部有痤疮影响面容,且痤疮难治愈,反复发作,根据《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第一部分